

【致敬吾师】

学生比天大



□张刚

教师节前夕,2025兰州大学新闻学院校友发展论坛在深圳举办。把发展目光放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,再次说明了兰大新闻人锐意进取,奋勇拼搏的信心和决心。前去参加的老师除了业内熟悉的段京肃等前辈,更少不了兰大人喜爱的李惠民老师。

李老师清瘦但依然精神矍铄,着装依然青春。这些年来,李老师虽然退休,但总是心系学院发展,在多个场合,努力为兰大新闻学院发声、呐喊、奔跑。

李惠民老师是在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,留校任教的,从教40年来,秉持对兰大新闻的满腔热爱、对一届届新闻学子的热爱,无私地抛洒着自己的情怀和汗水。

二十多年前,我进入兰州大学新闻系就读时,李老师教我们《新闻采访》课程。当时的兰大新闻系注重对学子新闻业务能力的培养,采访与写作分两个课程来上,有新闻采访、基础写作、新闻写作、新闻编辑课程等,引导新闻学子苦练基本功。

李老师教新闻采访课总是激情澎湃,极富个性和感染力。在课堂上除讲理论之外,他还会引用当时最新的采写案例,对我们进行引导。印象最深的是,他给我们讲要想当一名好记者,就要脚踏实地做好调查,为了一篇好报道,要克服一切困难,亲身体验。他援引的案例是贾鲁生的《丐帮漂流记》,贾鲁生用亲历式体验式采访方式,混迹丐帮数月,收集素材完成创作。当时李老师讲到的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:贾鲁生混入丐帮暗访期间,从没刷过牙、没洗过澡。这种体验式新闻的采访方法,在后来我进入齐鲁晚报实习时,派上了大用场。当时我在晚报专刊部,半年时间里承担了“山东新闻名专栏”——“体验新闻”的采写任务。甚至春节期间我也没回家,租来一辆人力三轮,批发了香蕉和梨,在八里洼街头摆摊。除了卖水果的小贩,那段时间,我还体验了收麦子、搬家工、动物饲养员、跟着出租车司机跑夜班,在街头小摊和他们一块儿吃炒焖饼……这种体验出来的带着生活气息的报道,挺有嚼头。

后来,李老师还讲到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,要将目光对准时代的脉搏,关注时代发展,他援引了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麦天枢的《西部在移民》。麦天枢当时是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,正是通过他的调查报道,将西部移民这个群体带进公众视野。1999年国庆节放假时,我和另一位同学,依靠实习挣来的稿费,去河西走廊探访从甘肃会宁、通渭一带移民到武威、酒泉、景泰等地的“搬家儿”。我们的计划原本是

要一路向西,探访到新疆,可惜因财力不足而半途折返,但至今我们还怀念采访途中又饿又乏地坐在老乡炕头上,吃两碗浆水面、吃籽瓜的场景。

李惠民老师在采访课上教的不仅是采访技能,还有突破能力、生存能力。他说,一名记者,在没有采访条件的情况下,还能出色地完成采访任务,这才是本事。如果买不到火车票,到不了新闻现场,怎么办?别的不说,最起码要能“混”上火车,大家要有这种能力。这种突破能力,在重大突发新闻事件时,显得尤其重要。到现场去,不是喊口号,而是要有到达的能力。后来和李惠民老师交流时,他仍然强调,新闻人胆要大、心要细,要“有想法”!

李惠民把兰大新闻专业看成自己的半条命,不,甚至是生命的全部,谁要说兰大新闻不好就和谁急。现在更是把兰大看成生命的全部,谁要说兰大不好,就和谁急。

前几天在一个校友群里,大家讨论起兰大。李老师在群里说:“平心而论,现在的兰大文科整体上有些落伍,但草学、生物、地理、核科学、大气等专业,最近几年进步明显。学校最近几年,在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投入力度在逐步增大(老校区今后以实验基地、科研机构建设为主)。全国高校排名保持在40名之前,在今天中国高校激烈竞争中,实属不易。兰大没有像样的工科是个短板,但这几年医科发展还行。地利无优势,兰大不容易。说起来自己都感动得掉眼泪。”

说起兰大,自己都要掉泪,这是一位在兰大奋斗了四十年的老师的情怀。不止李惠民老师,兰大新闻专业的教师,都有着“课堂比天高,学生比天大”的执着理念和教育情怀。学生最喜爱的老师中,还有大穆(穆建刚)、石萍、韩亮……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。

李惠民老师也对新闻业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,尽一切可能为兰大新闻专业的发展呼吁,联系各地校友呐喊助威。不可否认,从2000年以后,各地新闻院校百花齐放,兰大新闻的光环不再像上世纪那样耀眼,但兰大新闻人在全国新闻界的影响力仍在。这使以张默、刘树田等老一辈院长以及一任任院领导、以李惠民等前辈为代表的广大教师,接力培养出来的一代代兰大新闻人,依然在业界被高看一眼。

李惠民老师经常说,兰大新闻的影响力,是你们一界界学生拼出来的。而兰大新闻人的拼劲,又何尝不是老师们撑起来的。时至今日,新闻的专业能力、业务操守和定力、职业成长力生命力,这些在校时老师的谆谆教诲,仍然为在新闻岗位上坚守的兰大新闻人,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精神养分。

□文鹏

一个老师,二十几个学生,一间大瓦房,就是一所学校。这间房不是公家的,是老师自家的,还是婚房。

上世纪80年代,乡下办学条件艰苦,我就读的小学总共不过五间教室。因为教室太紧张,两个年级的学生硬是挤在一间屋里上课。老师上完一个班(一个年级就一个班),接着再上另一个班。

王老师带着三年级的我们,和四年级共用一个教室。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无奈组合,王老师带着我们班离校出走,自立门户,远离嘈杂。

新教室是王老师家的婚房,在村子最北头,连着成片的绿树和庄稼。婚房在迎来新娘之前,先变成了我们的书房。王老师既是“校长”,又是班主任。我们如同脱离大部队的作战小队,没人管也没人问。除了小鸟的歌声、牛羊的叫声,就是朗朗的读书声。

王老师对自己、对我们很严格,只会拖堂,不会早退。课间相对自由,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在春天的田野里撒欢。有一次,石油勘探队在附近的庄稼地里架起铁架,钻井找油。同学们跑去看新奇,将上课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。王老师将我们一个个揪回去,拖了好长时间才放学。

那时候没有打印的试卷,每次单元测试,都是前一天晚上,王老师用粉笔将测试题一个字一个字抄在黑板上。考过几次后,有个男同学瞧出了门道,考试题来自老师的一本习题册。男同学趁老师不注意,偷偷记下了答案。这位同学进步神速,几次考试回回满分,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。可到了第六单元测试,他却考了个零分,一下子跌落神坛。原来,他把第七单元的答案给抄上了。老师气得冒烟,将答案从书上撕下来。从此,那位同学再没考过满分,当然也没考过零分。

王老师很节俭。粉笔用的再也捏不住了,还会套上废旧钢笔帽接着用,直到榨尽最后一点粉末。有一次,有位同学交头接耳,王老师一生气顺手将粉笔丢了过去,又迅疾追了上去。我们认为那位同学铁定挨揍,谁知王老师压根就没理他,径直俯下身子,低头寻宝——原来是在找那一截粉笔头。

不给我们上课时,王老师喜欢看《水浒传》。有位同学凑过去,问老师看的啥书。老师打开封面,笑着问他,“你自己认认”。这位同学看了半天,蹦出三个字:水许传(chu á n)。老师一下子乐了,天真得像个孩子。从此,这位同学有了个外号“水许传(chu á n)”,直到今天我们还这样叫他。

那是武侠电视剧流行的年代,自然也成了王老师的最爱。当时热播一部武侠剧,名字忘了,只记得剧中有个非常美丽的女主角叫翩翩。王老师被这个翩翩迷得不行。我们开老师玩笑,将来娶一个这样的师娘就好了。这时老师往往笑而不语。后来,剧中这位女主角突然死了,害得王老师好几天上课都没精打采。

婚房变学校
【逆旅拾光】

王老师喜欢唱歌,也喜欢教我们唱歌。可惜他会的不多,整个学年就教了我们两首: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和《妈妈的吻》。每次晨读之后,我们都雷打不动唱这两首歌。孩子们纯真的歌声,回荡在田野之外,路过的村民常常会驻足,跟着哼唱几句。

鸟儿也被歌声吸引,一只喜鹊可能听迷了,误闯进教室。几个男同学快速关上门窗,想逮住它。小鸟贴在屋门的玻璃上,扑棱着翅膀。正待我们扑上去抓时,王老师恰好开门。喜鹊一个俯冲溜了出去,立在屋外的大树上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似乎在声讨我们。

春天到来,王老师会在房前屋后种上好多花儿,有美人蕉、牵牛花、步步高、地瓜花,还有未阳花。课间,老师带着我们提着水桶,一瓢一瓢舀水浇灌,滋润着小苗一天天长大。待到夏天,花儿争相怒放,簇拥着校园。在繁花烂漫里,蜜蜂忙着采蜜,有时候马蜂也来凑热闹。看到小蜜蜂钻到花蕊里,我们猛地将花瓣包起来,听它在里面急得嗡嗡作响。

夏去秋来,接到村小学的通知,让我们搬回本校。搬家那天,一个个哭成泪人,王老师的眼里也噙着泪花。

办在婚房里的“学校”,持续一年就此消声,成为遥远的绝响,变作挥之不去的时光回响。那个开满鲜花、充满笑声的地方,还有我们可爱可敬的王老师,不时会浮现在记忆里,那么近又那么远。